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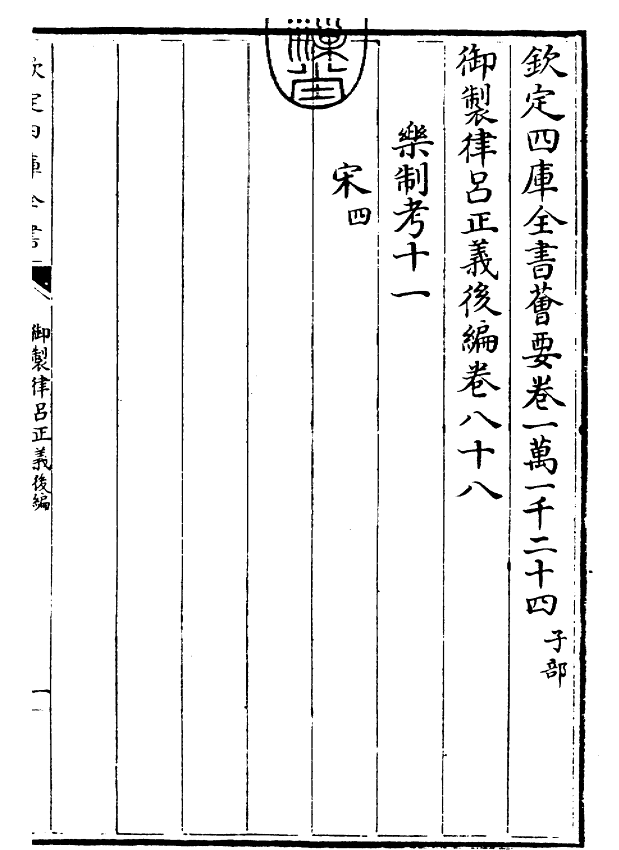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八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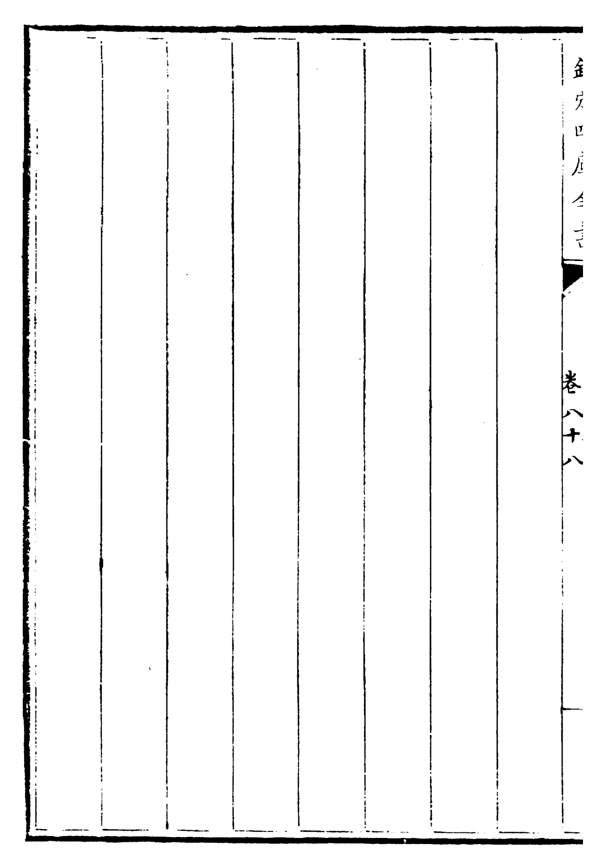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十四 子部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八

樂制考十一

宋四



宋
紹興中太常卿蘇攜言將來明堂行禮除登歌大樂已備見闕樂舞諸路州軍先有頒降登歌大樂乞行搜訪應用丞周執羔言大樂兼用文武二舞令殿前司將下任道係前大晟府二舞色長深知舞儀宜令赴寺教習卿陳桷言前期五使例合按閱仍詔應待祠執事朝臣並作樂教習禮儀博士周林復言神位席地陳設至尊親行酌獻堂上下皆地坐作樂而鐘

磬工乃設大小榻當教習日使立以考擊庶革循習簡陋之弊

初上居諒闇臣僚有請罷明堂行禮奏樂受胙等事上諭禮官詳定太常寺檢照景德熙豐親郊典故除郊廟景靈宮並合用樂其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每處警埸止鳴金鉦鼓角而已即無去奏樂受胙之文大饗為民祈福為上帝宗廟而作樂禮不敢以卑廢尊書斂五福錫庶民況熙寧

禮尤可考其赦文有曰六樂備舞祥祉來臻是也於

是詔遵行之其後禮部侍郎施坰奏禮經蕃樂出於

荒政蓋一時以示貶抑昨內外暫止用樂令簽考大

事既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理宜舉樂一如

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

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

用樂舞等庶幾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墜有詔俟

來年舉行

十有三年郊祀有司言大禮排設備樂宫架樂辦一料外登歌樂依在京夏祭例合用兩料其樂器登歌則用編鐘磬各一架柷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二三五七至九絃各二瑟四箎四塤四篪簫並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麾旛一宫架則用編鐘編磬各十二架柷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簫並一十四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竽笙十塤一十二篪一十八篴二十晉鼓一建鼓四

麾幡一乃從太常下之兩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廣東西荆湖南北括取舊管大樂上於行都有闕則下軍器所製造增修雅飾而樂器寖備矣其樂工照依太常寺所請選擇行止畏謹之人合登歌宫架凡用四百四十人同日分詣太社太稷九宫貴神其樂工舞師照在京例分三等廪給其樂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習引舞色長文武舞頭舞師及諸樂工等自八月一日教習於是樂工漸集

十四年太常寺言將來大禮見闕玉磬十六枚其所定聲律係於玉分厚薄取聲高下正聲凡十有二黄鍾厚八分進而為大吕太蔟夾鍾姑洗仲吕蕤賓林鍾夷則南吕無射應鍾每律增一分至應鍾一寸九分而止清聲夾鍾厚二寸三分退而為太蔟大吕黄鍾共四清聲各减一分至黄鍾二寸而止乃下之四川茶馬司寛數增分市易以供用太常博士張晟又言大樂所用武舞之飾以干配刀周禮司兵祭祀授

舞者兵先儒謂授以朱干玉戚郊特牲朱干玉戚冕
而舞大武乃從所請倣三禮圖令造玉戚以配舞干
是歲始上徽宗徽號特製顯安之樂至於奉皇太后
册寶於慈寧宫樂用聖安皇后受册寶於穆清殿樂
用坤安亦皆先後參次而舉顯安以無射夾鐘爲宫
周大司樂饗先王奏無射而歌夾鐘夾鐘之六五上
生無射之上九夾鐘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
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無射陽律之終

夾鐘實為之合蓋取其相親合而萃祖考之精神於
假廟也聖安純用大呂坤安純用中呂大呂陰陽之
首崇母儀也中呂陰律之次明婦順也
明年正旦朝會始陳樂舞公卿奉觴獻壽據元豐朝
會樂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
第二爵笙入乃奏瑞曲惟吹笙而餘樂不作第三爵
奏瑞曲堂上歌堂下笙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
仍奏瑞曲而上下之樂交作令悉倣舊典首奏和安

次奏嘉禾成文滄海澄清瑞粟呈祥三曲其樂專以太蔟為宮太蔟之律生氣湊達萬物於三統為人正於四時為孟春故元會用之

凡雅樂皆以安名南郊樂其宮圜鐘明堂樂其宮夾鐘圜鐘即夾鐘也夾鐘生於房心之氣實為天帝之堂故為天宮祭地祇其宮函鐘即林鐘也林鐘生於未之氣未為坤位而天社地神實在東井輿鬼之外故為地宮饗宗廟其宮用黃鐘黃鐘生於虛危之氣

虚危為宗廟故為人宫此三者各用其聲類求之然
天宫取律之相次圜鐘為陰聲第五陰將極而陽生
故取黄鐘為角黄鐘陽聲之首也太蔟陽聲之第二
故太蔟為徵姑洗陽聲之第三故姑洗為羽天道有
自然之秩序乃取其相次者以為聲地宫取律之相
生函鐘上生太蔟故太蔟為角太蔟下生南吕南吕
上生姑洗故南吕為徵姑洗為羽地道資生而不窮
乃取其相生者以為聲人宫取律之相合黄鐘子大

呂丑故黄鍾為宫大呂為角子合丑也太蔟寅應鍾亥故太蔟為徵應鍾為羽寅合亥也人道以合而相親乃取其合者以為聲周之降天神出地示禮人鬼樂之綱要實在於此獨商聲置而不用蓋商聲剛而主殺實鬼神之所畏也樂奏六成者即倣周之六變八成九成亦如之文武二舞皆用八佾國初始改崇德之舞曰文德改象成之舞曰武功其發祥流慶降真觀德則祥符所製以薦獻聖祖其佑文化俗威功

睿德則皇祐所製以奉明禋其祀帝有司行事以帝臨嘉至神娭錫羡與夫獻太廟以孝熙昭德禮洽儲祥則製於元豐其廣生儲佑厚載凝福以祀方澤則製於宣和至紹興祀皇地祇易以儲靈錫慶嚴恭將事而用宣和所製舞以分祀神州地祇轉相緝熙樂舞寖備至中興而賡續裁定實集其成中祀而下多有樂而無舞則在禮凡小祭祀不興舞之義也

紹興三十一年有詔教坊日下蠲罷各令自便

隆興元年天申節率羣臣詣徳壽宫上壽議者以欽
宗服除當舉樂事下禮曹黄中復奏曰臣事君猶子
事父也春秋賊未討不書葬以明臣子之責况欽宗
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遂寢
乾道改元始郊見天地禮官奏議壇下宫架二百七
人省十之一琴二十人瑟十二人各省其半笙簫篴
可省者十有八人箎塤可省者十人其分詣給祠凡
一百十四止用八十人鐘磬凡四十八架止設三十

有二人其宮架鐘磬仍舊排殿閒慢樂色量省人數

悉報如章

禮部郎官蕭國梁又言議禮者嘗援紹興指揮時事亞獻既入太室即引終獻行事雖便於有司侍祠免至跛倚而其流將至於簡宗廟用之郊饗尤為非宜蓋有獻必有樂卒爵而後樂闋今亞終獻樂舞雖同而其作有始其成有終不可亂也若使之相繼行事雜然於酌獻之間則其為樂舞者不知亞獻之樂耶

終獻之樂耶詔從其請訂定

淳熙六年始舉明堂禋禮命五使按雅樂并嚴更警埸於貢院奉詔將樂器依堂上堂下儀制排設五使及應赴官僚從旁立觀按閱仍聽往來察視時大禮使趙雄言前例閱樂至皇帝詣飲福位一曲即五使以下皆立而每閱奠玉幣及酌獻等樂皆坐自如於禮未盡不當襲用前例故有是詔

按是年御製明堂樂章玉海云淳熙六年四月禮

官奏下學士院修製明堂樂章七月周必大言紹興樂章多因學士汪藻所撰略加增損臣竊見皇祐二年文彦博等言明堂大饗天地祖宗樂章乞從御製仁宗親作四曲用之嘉祐七年又製明堂迎神送神樂章政和七年八月十二日徽宗製明堂樂曲九章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製南郊并前二日朝獻景靈宫前一日朝饗太廟共十三章惟明堂樂章未經御製欲望特行宸藻親製天地祖

宗四位酌獻樂章二十七曲從之

禮官討論自紹興以來凡五饗明堂禮畢還輦並未經用樂即無作樂節次可考乃參酌禮例成禮稱賀及肆赦用樂導駕並用皇祐大饗典故施行其南郊明堂儀注實述紹興成憲又命有司兼酌元豐大觀舊典為後世法程其用樂作止之節燦然可觀前三日太常設登歌樂於壇上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壇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酇綴之間明堂登歌設於堂上前楹間宮架設於庭

中
前一日設協律郎位二一於壇上樂虡西北一於宮架西北押樂官二太常丞於登歌樂虡北太常卿於宮架北省牲之夕押樂太常卿及丞入行樂架協律郎展視樂器祀之日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皇帝乘輿自青城齋殿出樂正撞景鐘降輿入大次景鐘止明堂不用景鐘服大裘袞冕自正門入協律郎跪俯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乾安之樂作凡升降行止皆奏之明堂奏儀安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協律郎偃麾戞敔樂

止（明堂至阼階下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而後作偃麾而後止禮儀使奏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明堂作誠安）文舞進左丞相等升詣神位前樂作六成止皇帝執大圭再拜內侍進御匜帨宮架樂作帨手畢樂止禮儀使前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明堂並升自阼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明堂至堂上作鎮安）奠鎮圭奠玉幣於上帝樂止詣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如上儀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

止明堂降自阼階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奉俎官入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明堂作僖安跪奠俎訖樂止内侍以御匜帨進宮架樂作帨手拭爵樂止禮儀使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明堂無升壇登歌僖安之樂作明堂作慶安詣神位前三祭酒少立樂止讀冊皇帝再拜每詣神位並如之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入小次樂止武舞進宮架

正安之樂作 明堂作穆安 舞者立定樂止亞獻升詣酌尊所西向立宮架正安之樂作 明堂皇太子為亞獻作穆安 三祭酒以次酌獻如上儀樂止終獻亦如之奏請詣飲福位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登歌僖安之樂作 明堂作胙安 飲福禮畢樂止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 明堂不降階 徹豆登歌熙安之樂作 明堂作歆安 送神宮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 明堂作誠安 詣望燎望瘞位宮架

樂作至位樂止（明堂有燎無瘞）燎瘞畢還大次宮架乾安之樂作（明堂作憩安）至大次樂止皇帝乘大輦出大次樂正撞景鐘（明堂不用景鐘）鼓吹振作降輦還齋殿景鐘止百官宗室班賀於端誠殿奏請聖駕進發軍樂導引至麗正門大樂正令奏采茨之樂入門樂止（明堂就賀於紫宸殿不奏采茨）乃御麗正門肆赦前期太常設宮架樂于門之前設鉦鼓於其西皇帝升門至御閣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升御坐樂止金鷄立

太常擊鼓因集鼓聲止宣制畢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皇帝還御幄樂止乘輦降門作樂導引至文德殿降輦樂止按大禮用樂凡三十有四色歌色一篴色二塤色三箎色四笙色五簫色六編鐘七編磬八鎛鐘九特磬十琴十一瑟十二柷敔十三搏拊十四晉鼓十五建鼓十六鞞應鼓十七雷鼓祀天神用十八雷鼗鼓同上一十九靈鼓祭地祇用二十靈鼗鼓同上二十一路鼓饗宗廟用二十二路鼗鼓同上二十三雅鼓二

十四相鼓二十五單鼗鼓二十六旌纛二十七金鉦二十八金錞二十九單鐸三十雙鐸三十一鐃鐸三十二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此國樂之用尤大者故具載於篇

初紹興崇建皇儲詔有司備禮册命然在欽宗恤制未及制樂乾道初元詔立皇太子命禮部太常寺討論舊禮以聞受册日陳黄麾仗於大慶殿設宫架樂於殿庭皇帝升御坐作乾安之樂升用黄鐘宫降用

蕤賔宫皇太子入殿門作明安之樂受册出殿門亦如之皆用應鍾宫至七年易應鍾而奏以姑洗建隆定樂雖詔皇太子出入奏良安至道始册皇太子有司言太子受册宜奏正安之樂百年曠典至是舉行中外胥悅至天禧册命禮儀院復奏改正安之樂乾道之用明安實祖述天禧而以姑洗為宫則唐東宫軒垂奏樂舊貫云

皇帝御大慶殿行册禮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明衣執

桓圭前期習儀禮官及有司並先一日入宿衛展宮
架樂設太子次册寶幄次百官次又設皇太子受册
位典寶褥位應行禮等皆有位列黄麾半仗於殿門
内外質明百官就次皇太子常服詣幕次侍寶郎陳
八寶於御位之左右有司奉册寶至幄次百官朝服
入班殿庭有司自幄次奉册寶至褥位參知政事中
書令尊從官各就位侍中升殿俟宣制皇太子易服
執圭俟於殿門外樂正撞黄鐘之鐘乾安之樂作皇

帝即御坐殿上侍臣起居樂止行禮官贊引皇太子入就殿庭東宫官從初入殿門明安之樂作樂止皇太子起居次百官起居各拜舞如儀皇太子詣受册位侍中前承旨降階宣制皇太子拜舞如儀侍中升殿復位中書令詣讀册位捧册官奉册至中書令跪讀畢興皇太子再拜有司奉册至皇太子位中書令跪以册授皇太子皇太子跪受以授右庶子置於案次侍中以寶授皇太子皇太子跪受以授左庶子如

上儀皇太子再拜中書舍人押册中允押寶以出次皇太子出如來儀初行樂作出殿門樂止次百官稱賀樂正撞蕤賔之鐘乾安之樂作皇帝降坐樂止放仗在位官再拜以出

孝宗素恭儉每賀正使赴宴作樂多遇上辛齋禁有司條治平用樂典故以進及生辰使上壽適親郊散齋樞密副使陳俊卿請以禮諭北使毋用樂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人然後用之

庶存事天之誠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勿用宰相葉顒魏杞方主用樂之議以爲樂奏於紫宸乃使客之禮俊卿獨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而我乃望風希意自爲失禮以狥之他日輕侮何所不至尋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猶爲北使權用後三年賀使當朝辭復值散齋上乃諭館伴以決意去樂及議所以處之者如使人必以作樂爲言則移茶酒就驛管領遂有更不用樂之詔

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故事北使來朝例錫花宴如在大祀齋之中則不用樂辭見亦然行之久矣乾道三年金使來朝會慶節上壽在親郊散齋之內陳正獻公時以副樞兼參預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生事多請權用樂者李文簡為吏部郎官建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舊制

庶幾兩得上頗難之陳公又奏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為薄自當悅服矣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唯於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顧以為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陳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諭使人再

三不從乃從今詔則於禮為盡而彼亦無詞不可

遽鄙夷人而遂自為失禮以狥之也蔣子禮猶守

前說陳公爭愈力上顧陳公曰可即諭閤門行之

陳公退復為奏曰彼初未甞必欲用樂我乃望風

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

天之禮他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

上嘉納焉既而卒詔埀拱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

權用六年生辰使當辭復在親郊散齋之内趙温

叔丞相時以起居舍人為館伴使面奏決不可用

樂上然之十月癸酉北使辭先一日上遣中使諭

溫叔云來日已決意不用樂萬一使人不順不知

如何結末請舍人更加思慮來日五更奏來溫叔

復奏殿陛之上匆匆行酒使人決不能省會萬一

省會亦必不敢不順萬一不順臣忝備員館伴當

乞直前奏稟乞宣諭使人陛下寅畏上天今既散

齋決不使樂若使人必欲使樂乞移此茶酒就驛

中管領所謂結末不過如此上納用馬金使之來

極恭順上思以異禮待之故禁魏二相皆主用樂

之議鄭景望劉文潛時為館職嘗移書政府論之

不聽至用趙公之議始去樂論者韙之

其後因雨澤愆期分禱天地宗廟精修雩祀按禮大

雩帝用盛樂而唐開元祈雨雩壇謂之特祀乃不以

樂薦於是太常朱時敏言通典載雩禮用舞童歌雲

漢晉蔡謨議謂雲漢之詩興於宣王歌之者取其修

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乞用舞童六十四人衣玄衣歌雲漢之詩詔亟從之

淳熙二年詔以上皇加上尊號立春日行慶壽禮有司尋言乾道加尊號用宮架三十六樂工共一百一十三人今來加號慶壽事體尤重合依大禮例用四十八架樂正樂工用一百八十八人庶得禮樂明備仍令分就太常寺貢院前五日教習前期太常設宮架之樂於大慶殿協律郎位於宮架之北東向押樂

太常卿位於宮架之北北向皇太子及文武百僚並位於宮架之北東西相向又設宮架於德壽殿門外協律郎太常卿位如之及發冊寶日儀仗鼓吹列於大慶殿門樂正帥工人以次入贊者引押樂太常卿協律郎入就位奏中嚴外辦訖禮儀使奏請皇帝恭行發冊寶之禮太常卿導寶冊正安之樂作中書令奉寶侍中奉冊進行禮安之樂作發寶冊畢鼓吹振作儀衛等以次從行皇帝自祥曦殿輦至德壽宮行

禮冊寶入殿門作正安之樂上皇出宫作乾安之樂
升御座奉上冊寶作聖安之樂降御坐作乾安之樂
太后冊寶進行用正安出閤升坐用坤安降坐入閤
復作坤安之樂禮部尚書趙雄等言國朝舊制車駕
出奏樂請慶壽行禮日聖駕往還並用樂及簪花詔
從之既而太常又言郊禋禮成宜進胙慈闈行上壽
飲酒禮所有上壽合辦仙樓仍用樂其樂人照天申
節禮例凡上詣德壽宫或恭請上皇游幸或至南内

或上皇命同宴游或時序賞適過宫侍宴或聖節張樂珥花奉玉卮為上皇壽率從容竟日隆養至樂倫極情文

孝宗大享明堂起居舍人鄭僑奏昔舜居堯喪三載遏密後世既用漢文以日易月之文又用漢儒越紼行事之制循習既久不特用禮而又用樂去古愈遠聖主躬服通喪有司請舉大禮屈意從之且大饗之禮祭天地也聖主身親行之行禮作樂似不可廢其

他官分獻與夫先期奏告例用樂者權宜蠲寢今若
因明堂損益而裁定之亦足為將來法乃命太常討
論始詔除降神奠玉幣奉俎酌獻換舞徹豆送神依
典禮作樂外所有皇帝及獻官盥洗登降等樂皆備
而不作云
光宗行中宮冊禮發冊於文德殿皇帝升降御坐用
乾安之樂皇后出就褥位用坤安至位用承安受冊
寶用成安受內外命婦賀就坐用和安內命婦進行

賀禮用惠安外命婦進行賀禮用咸安皇后降坐用徽安歸閤用太安冊寶入殿門用宜安宋初立后自景祐始行冊命之禮元祐納后典章彌盛而六禮發制書曰樂備不作惟皇后入宣德門朝臣班迎鳴鐘鼓而已崇寧中乃陳宮架用女工皇后升降行止並以樂為節至紹興復製樂以重禕翟詔執色勿用女工令太常止於門外設樂隆興冊禮時則國樂未舉淳熙始遵用之而紹熙敷賁舊典於此特加詳備紹

與樂奏仲呂宮仲呂為陰紹熙樂奏太蔟宮太蔟為陽用樂同而揆律異焉

郊祀太常耿秉奏今所用雷鼓之屬正所以祀天致神而皮革虛緩聲不能振應登歌大樂樂器及樂舞工人冠服有積歲久而損弊者宜葺新之太常在籍樂工不給於役召募百姓罕能習熟郊祀事重其樂工親扈乘輿和樂雅奏期以接天地享祖宗請優其日廪以籍田司錢給之樂藝稍精仍加賞勸其緣託

權要送名充數者羼戢絶之又言大禮前期皇帝朝
饗太廟别廟内安穆安恭皇后二室前此係大臣分
詣行事今既親詣室祼其酌獻升殿所奏樂曲恐不
相協宜命有司更製皆從之
寧宗初臣僚言皇帝因重明聖節詣壽康宫上壽舉
樂檢照典故天申節賜御筵在上壽次日今乃於前
一日賜文武百僚宴重明上壽用樂攸始而臣下聽
樂乃在君父之先義有未安遂命改用次日凡奉上

冊寶於慈福壽康宮者再備樂行禮一用乾道舊制

尋御文德殿制冊皇后有司請設宮架之樂依議施

行

十四年詔山東河北連城慕義殊俗效順奉玉寶來

獻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實惟我祖宗之舊及

明年元日上御大慶殿受寶用鼓吹導引備陳宮架

大樂奏詩三章一曰恭膺天命二曰舊疆來歸三曰

永清四海並奏以太蔟宮

理宗享國四十餘年凡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先是孝宗廟用太倫之樂光宗廟用太和之樂至是寧宗祔廟用大安之樂紹定三年行中宮冊禮並用紹熙元年之典及奉上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冊寶始新製樂曲行事

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歎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古制以補遺軼姜夔乃進大樂議於朝夔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鎛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

磬三鐘三磬未必相應塤有大小簫箎篴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絃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黄黄鐘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為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黄鐘奏而聲或林鐘林鐘奏而聲或太蔟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

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鐘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義況樂工苟焉占籍擊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

時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宫為君為父商為臣為子宫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為火羽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坐南而抑北宫為夫徵為婦商雖父宫實徵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宫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祓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顧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隱括四聲

而使恊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詩歌之事其次者教以戞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兹舉其議雅俗樂高下不一宜正權衡度量自尺律之法亡於漢魏而十五等尺雜出於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謂倍四之器銀字中管之號今大樂外有所謂下宮調下宮調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孤笛曰雙韻十四絃以意裁聲不合正律繁數悲哀棄

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夏笛鷓鴣曰胡盧琴渤海琴
沉滯抑鬱腔調含糊失之太濁故聞其聲者性情蕩
於內手足亂於外禮所謂漫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
廣則容姦狹則思欲者也家自為權衡鄉自為尺度
乃至於此謂宜在上明示以好惡凡作樂製器者一
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頒為準其他私為高下多寡
者悉禁之則斯民順帝之則而風俗可正其議古樂
止用十二宮周六樂奏六律歌六呂惟十二宮也王

大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隨月用律亦十二宫也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古人於十二宫又特重黄鍾一宫而已齊景公作徵招角招之樂師涓師曠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漢魏以來燕樂或用之雅樂未聞有以商角徵羽為調者惟迎氣有五引而已隋書云梁陳雅樂並用宫聲是也若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祗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者胡曲綠腰誕

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仙
音謂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
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鐘太
蔟夾鐘仲吕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宫商羽而已於
其中又闕太蔟之商羽焉國朝大樂諸曲多襲唐舊
竊謂以十二宫為雅樂周制可舉以八十四調為宴
樂胡部不可雜郊廟用樂咸當以宫為曲其間皇帝
升降盥洗之類用黄鐘者羣臣以太蔟易之此周人

王用王夏公用驁夏之義也其議登歌當與奏樂相合周官歌奏取陰陽相合之義歌者登歌徹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陽歌六吕主乎陰聲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來始失之故趙慎言云祭祀有下奏太蔟上歌黄鍾俱是陽律既違禮經抑乖會合今太常樂曲奏夾鍾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無射乃或歌大吕奏函鍾者奏陰歌陽其合宜歌蕤賔乃或歌應鍾奏黄鍾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大吕

乃雜歌夷則夾鐘仲呂無射矣苟欲合天人之和此所當改其議祀享惟登歌徹豆當歌詩古之樂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詩周有九夏鐘師以鐘鼓奏之此所謂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畢下管象武管者簫篪篴之屬象武皆詩而吹其聲此所謂吹以管者也周六笙詩自南陔皆有聲而無其詩笙師掌之以供祀饗此所謂吹以笙者也周升歌清廟徹而歌雍詩一大祀惟兩歌詩漢初此制未改

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無詩至晉始失古制既登歌有詩夕牲有詩饗神有詩迎神送神又有詩隋唐至今詩歌愈富樂無虛作謂宜倣周制除登歌徹歌外繁文當刪以合乎古其議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有詩歌七月之陳王業是也歌於軍中周之愷樂愷歌是也漢有短簫鐃歌之曲凡二十二篇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曰戰城南聖人出之類是也魏因其聲製為克官渡等曲十

有二篇晉亦製為征遼東等曲二十篇唐柳宗元亦嘗作為鐃歌十有二篇述高祖太宗功烈我朝太祖太宗平僭偽一區宇真宗一戎衣而却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堯舜高宗再造大功上儷祖宗願詔文學之臣追述功業之盛作為歌詩使知樂者協以音律領之太常以播於天下夔乃自作聖宋鐃歌曲宋受命曰上帝命平上黨曰河之表定維揚曰淮海清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荆州曰皇威暢取蜀曰蜀土遂

取廣南曰時雨霈下江南曰望鍾山吳越獻國曰大哉仁漳泉獻土曰謳歌歸克河東曰伐功繼征澶淵曰帝臨墉美仁治曰維四葉歌中興曰炎精復凡十有四篇上於尚書省書奏詔付太常然夔言為樂必定黃鍾迄無成説其議今之樂極為詳明而終謂古樂難復則於樂律之原有未及講

宋之樂議因時迭出其樂律高下不齊俱有原委建隆初用王朴樂藝祖一聽嫌其太高近於哀思詔和

峴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至景祐皇祐間訪樂議樂之詔屢頒於是命李照改定雅樂比朴下三律照以縱黍累尺雖律應古樂而所造樂器才中太蔟樂與器自相矛盾阮逸胡瑗復定議止下一律以尺生律而黃鐘律短所奏樂聲復高元豐中以楊傑條樂之疵召范鎮劉几參定几傑所奏下舊樂三律范鎮以為聲雜鄭衛且律有四釐六毫之差太蔟為黃鐘宮商易位欲求真黍以正尺律造樂來

獻復下李照一律至元祐廷奏而詔奬之初鎮以房庶所得漢書其言黍律異於他本以太府尺為黄帝時尺司馬光力辨其不然鎮以周鬴漢斛為據光謂鬴本考工所記斛本劉歆所作非經不足法鎮以所收開元中笛及方響合於仲吕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光謂此特開元之仲吕未必合於后夔力止鎮勿奏所為樂光與鎮平生大節不謀而同惟鍾律之論往返爭議凡三十餘年終不能以相一是

時濂洛關輔諸儒繼起遠派聖傳義理精究周惇頤之言樂有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代變新聲導欲增悲故有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程頤有曰律者自然

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為凖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黄鐘黄鐘之聲本不難定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張載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弦絶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律吕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深厚者能知之三子之學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朱熹與蔡元定蓋深講於其學者而研

覃眞積述為律吕新書

按廣治平略云周子程子張子之餘論皆論其理或未究其要南渡後建陽蔡元定作鐘律書成其所論多近代之未講而皆不離古人之成法先求聲氣之元而必因律以生尺蓋卓然獨得而為朱子之所深取也考朱子鐘律㽔賓重上生者月律也與月令同蔡氏新書㽔賓下生大吕則樂均也與史記同而黄鐘以下生者倍始於丑三分二而

三之則得林鐘之實凡律生呂皆如之林鐘以上生者四始於寅九分八而三之則得太簇之實凡呂生律皆如之此雖朱蔡之所未及也横渠以喉齒牙舌脣調宫商角徵羽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若證諸黄帝五鐘宫與角徵常顯諸仁而商羽則藏諸用歌奏合則羽比於角徵流於商以反為文則歸其宫焉是知仁禮義統於聖一如臣民事物從其君矣此又横渠之所未及也明道以八十四

聲分清濁取中聲而上下之若證諸韶本六府五事宮羽之中聲為清角商羽之中聲為流徵移宮換羽角必返宮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返土五行合和以正德厚生利用故能降天神出地祇格人鬼而九成焉是天地四時人之七始皆自中聲往返又明道之所未及者也元定先究律吕本原分其篇目又從而證辨之其黄鐘篇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為

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黄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先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損益焉其證辨曰古者考聲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黄鐘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

準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黄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内每差一分而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圍徑如黄鐘之法焉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茍聲和氣應則黄鐘之為黄鐘者信矣黄鐘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至王朴專恃累黍金石亦不復考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而秬黍長短小大不同尤不可恃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是先得黄鐘而後度之以黍以見周徑之度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斯得之矣

黄鐘生十一律篇曰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陽數以倍者三分本

律而損其一也陰數以四者三分半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位以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陽自然之理也其證辨曰按呂氏淮南子上下生與司馬氏律書漢書志不同雖大呂夾鐘仲呂用倍數則一然呂氏淮南不過以數之多寡為生之上下律呂陰陽錯亂而無倫非其本法也十二律篇曰

按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黄鐘林鐘太蔟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鐘蕤

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鐘無射得全絲約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其證辨曰黃鐘為十二律之首他律無大於黃鐘者其正聲不為他律役至於大呂之變宮夾鐘之羽仲呂之微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鐘此其所以最尊而為君之象然非人所能為乃數之自然他律雖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節最為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也

變律篇曰十二律各自為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

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鐘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律之當變者有六黃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鐘變律者其聲近正律而少高於正律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變律非正律故不為宮其證辨曰十二律循環相生而世俗不知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返仲呂再生黃鍾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黃鍾正聲京房覺其如此故仲呂再生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不知變律之數止於六者出於自然不可復加雖强加之亦無所用也房之所傳出於焦氏焦氏卦氣之學亦去四而為六十故其推律必求合此數不知數之自然在律不可增於卦不可減

也何承天劉焯譏房之病乃欲增林鐘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呂反生黄鐘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則是惟黄鐘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應三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於房

律生五聲篇曰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按黄鐘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原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類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其證辨曰通典曰黄鐘為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

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聲合為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夫黃鍾一均之數而十一律於此取法焉以十二律之宮長短不同而其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亂良以是耳沈括不知此理乃以為五十四在黃鍾為徵在夾鍾為角在仲呂為商者其亦誤矣俗樂之有清聲畧知此意但不知仲呂反生黃鍾黃鍾又次林鍾再生太蔟皆為變律已非黃鍾太蔟之清聲耳胡瑗於四清聲皆小其圍徑則黃鍾太蔟二聲雖合而大呂夾鍾二聲又非半律之半且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皆以次而小其徑圍以就之遂使十二律五聲皆有不得其正者李照范鎮止用十二律則又未知此理蓋樂之和者在於三分損益樂之辨者在於上下相生若李照范鎮之法其合於三分損益者則和矣自夷則已降其臣民事物豈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乎晉荀勗之笛梁武帝之通皆不知而作者也

變聲篇曰變

宮聲四十二變徵聲五十六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執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

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為彊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淮南子謂之和謬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聲故不為調其證辨曰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前漢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不比於正音但可濟其所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八十四聲篇曰黄鍾不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

鐘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族一半聲夾鐘姑洗二半聲㽔賓林鐘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鐘為六半聲中呂為十二律之窮三變聲也自㽔賓而下則有變律㽔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鐘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也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鐘獨為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鐘所生然黃鐘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

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六十調篇曰十二律旋相為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為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徵皆不成凡二十四聲不可為調黄鐘宮至夾鐘羽並用黄鐘起調黄鐘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蔟宮至仲呂羽並用太蔟起調太蔟畢曲夾鐘宮至𧻓

賓羽並用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姑洗宮至林鐘羽並
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
起調仲呂畢曲㽔賓宮至南呂羽並用㽔賓起調㽔
賓畢曲林鐘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
夷則宮至應鐘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
至黄鐘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
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鐘宮至太蔟羽並用
應鐘起調應鐘畢曲是為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

也十二律即一黄鐘也黄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有紀綱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黄鐘損益之變也宫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黄鐘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為六十日律呂有六律五聲為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

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以黄鐘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十亦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葢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此其證辨曰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孔氏疏曰黄鐘為第一宫至中吕為第十二宫各有五聲凡六十聲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領此禮運所謂還相為宫也周禮大司樂祭祀不用商惟宫角徵羽四聲古人變宫變徵不為調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以二變聲之不可為調也後世以變宫變徵参而為八十四調其亦不考矣 候氣篇曰

以十二律分配節氣按歷而候之其氣之升分毫絲忽隨節各異夫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吕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隂生而陽之升於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隂之升始於午子雖陽生而隂升於上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隂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彊在律為尤彊在吕為差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為尤弱在吕為差彊分數多

寡雖若不齊然而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亦盡天下之變善惡無不備律主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音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蟣蠓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黄鐘一聲而已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黄鐘也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其證辨曰律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氣應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務乃區區於秬黍之縱横古律之大小其亦難矣然至於審度量謹權衡非精於歷數則氣節亦未易正

會萃古今辨析尤詳皆所以參伍而定黄鐘為中聲之符驗也

按藝文志云蔡元定律呂新書二卷蔡元定傳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所著有律呂新書

朱熹深好其書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必將審音

協律以諧神人受詔典領之臣宜得此書奏之以
備東都郊廟之樂熹定鐘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
彙分於所修禮書中皆聚古樂之根源簡約可觀
而鐘律分前後篇其前篇為條凡七一曰十二律
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二曰十二律寸分釐毫
絲忽之數三曰五聲五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四
曰五聲相生損益高下之次五曰變宮變徵二變
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七曰旋宮

八十四聲六十調之圖其後篇為條凡六一曰明五聲之義二曰明十二律之義三曰律寸舊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曰黄鍾分寸數法六曰黄鍾生十一律數大槩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為明邃其樂制彚於王朝禮其樂舞彚於祭禮上下千載旁搜遠紹昭示前聖禮樂之非迂而將期古樂之復見於今熹蓋深致意焉其詩樂篇别系於後

按文獻通考朱晦菴儀禮經傳通解鍾律篇曰十

二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曰十二律分寸釐毫絲數曰五聲五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曰五聲相生損益之先後之次曰二變相生之法曰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曰旋宮八十四聲之圖曰六十調之圖六十調即前旋宮圖內六十聲也曰明五聲之義曰明十二律之義曰律寸舊法本周禮鄭玄注及杜佑通典法推之定為此數曰黃鐘律寸新法本太史公律書生鐘分蔡元定以寸分釐毫絲忽約之得此法曰黃鐘寸分數法蔡元定云云曰黃鐘生十一律數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錄監生臣楊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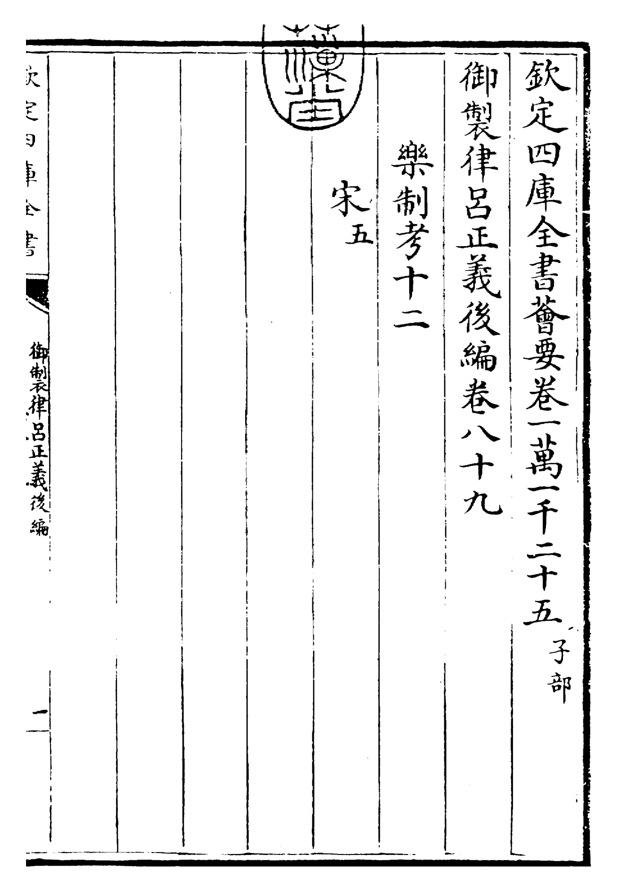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九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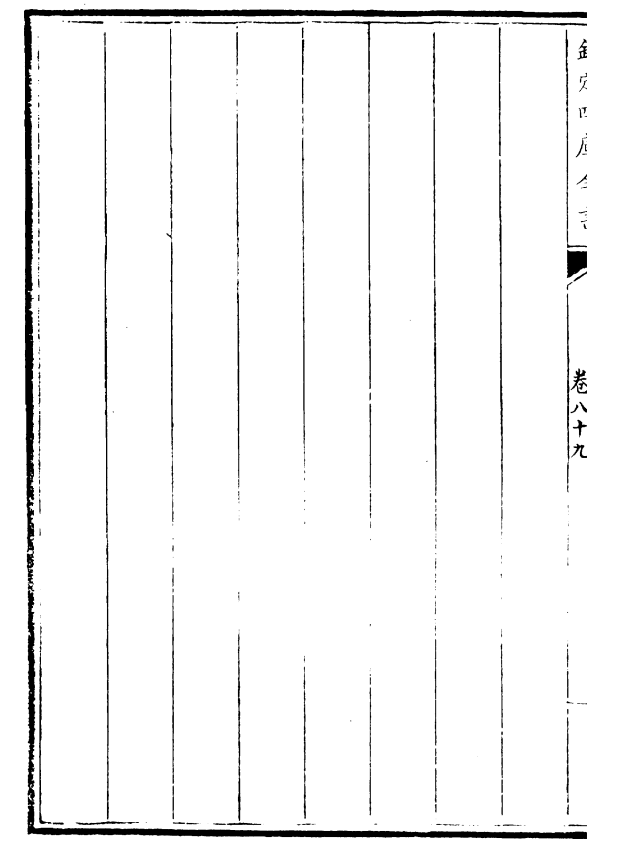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十五 子部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九

樂制考十二

宋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九

宋

江左有鼓吹樂唐大駕法駕小駕及一品而下皆有焉宋初因之車駕前後部用金鉦節鼓掆鼓大鼓小鼓鐃鼓羽葆鼓中鳴大橫吹小橫吹觱篥桃皮觱篥簫笳笛歌導引一曲又皇太子及一品至三品皆有本品鼓吹凡大駕用一千五百三十人為五引司徒六十四人開封牧太常卿御史大夫兵部尚書各二十三人法駕三分減一用七百六十一人為引開封

牧御史大夫各六十六人小駕用八百一十六人太常鼓吹署樂工數少每大禮皆取之於諸軍一品已下喪葬則給之亦取於諸軍又大禮車駕宿齋所止夜設警塲角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嚴用金鉦大角大鼓樂用大小横吹觱篥簫笳笛角手取於近畿諸州樂工亦取於軍中或追府縣樂工備數歌六州十二時每更三奏之凡祀前一日上御青城門觀奏嚴若車駕廵幸則夜奏於行宫前人數減於大禮凡用

八百八十人真宗崇奉聖祖亦設儀衛别作導引曲今附之兩朝志云大駕千七百九十三人法駕千三百五人小駕千三十四人於前人數多鑾駕九百三十五人迎奉祖宗御容或神主祔廟用小鑾駕三百二十五人上宗廟謚冊二百人其曲即隨時更製

自天聖巳來帝郊祀躬耕藉田皇太后恭謝宗廟悉用正宮導引六州十二時凡四曲景祐二年郊祀減導引第二曲增奉禋歌初李照等撰警嚴曲請以振

容為名帝以其義無取故更曰奉禋其後祫享太廟亦用之大享明堂用黄鍾宫增合宫歌凡山陵導引靈駕章獻章懿皇后用正平調仁宗用黄鍾羽增昭陵歌神主還宫用大石調增虞神歌凡迎奉祖御容赴宫觀寺院并神主祔廟悉用正宫唯仁宗御容赴京靈宫改用道調皆止一曲

按文獻通考云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并六州為四又皷吹四曲悉用教坊新聲

車駕出入奏導引及降仙臺警嚴奏六州十二時皆隨月用宫又仁宗既定雅樂并及皷吹且謂警嚴一奏不應再用其曲親製奉禋歌以備三疊又詔聶冠卿李照造詞以配聲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皇祐親饗明堂御製合宫歌熙寧親郊導引還青城增降仙臺曲

熙寧中親祀南郊曲五奏正宫導引奉禋降仙臺祠明堂曲四奏黄鐘宫導引合宫歌皆以六州十二時

永厚陵導引警塲及神主還宮皆四曲虞主祔廟奉安慈聖光獻皇后山陵亦如之諸后告遷升祔上仁宗英宗徽號迎太一宮神像亦以一曲導引率因事隨時定所屬宮調以律和之

元豐中言者以鼓吹害雅樂欲調治之令與正聲相得楊傑言正樂者先王之德音所以感召和氣格降上神移變風俗而鼓吹者軍旅之樂耳蓋鼓角横吹起於西域聖人存四夷之樂所以一天下也存軍旅

之樂示不忘武備也鞮鞻氏掌夷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歙而歌之燕亦如之令大祀車駕所在則鼓吹與武嚴之樂陳於門而更奏之以備警嚴大朝會則鼓吹列於宮架之外其器既異先代之器而施設槪與正樂不同國初以來奏大樂則鼓吹備而不作同名為樂而用實異雖其音聲間有符合而宮調稱謂不可淆混故大樂以十二律呂名之鼓吹之樂則曰正宮之類而已乾德中設鼓吹十二案制瓇床十二為熊羆騰倚之狀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

錞各一歌簫笳各一又有叉手笛名曰拱宸管考驗皆與雅音相應列於宮縣之籍編之令式若以律呂燮夷部宮調則名混同而樂相紊亂矣遂不復行

元符三年七月學士院奏太常寺鼓吹局應奉大行皇帝山陵鹵簿鼓吹儀仗并嚴更警場歌詞樂章依例撰成靈駕發引至陵所仙呂調導引等九首已令樂工協比聲律從之

政和七年三月議禮局言古者鐃歌鼓吹曲各異其

名以紀功烈今所設鼓吹唯備警衛而已未有鐃歌之曲非所以彰休德揚偉績也乞詔儒臣討論撰述因事命名審協聲律播之鼓吹俾工師習之凡王師大獻則令鼓吹具奏以聳羣聽從之

十二月詔六州改名崇明祀十二時改名稱吉禮導引改名熙事備成六引内者設而不作

紹興十六年臣僚言國家大饗乘輿齋宿必設警場肅儀衛而嚴祀事樂工隸太常歌詞備三疊畧朝以

來皆用之比者郊廟行事率代以鉦鼓取諸殿司夫軍旅祭祀事既異宜樂聲清濁用以殊尚鉦鼓鳴角列於鹵簿中所以示觀德之盛宜詔有司更製兼籍鼓吹樂工以時閱習遇熙事出而用之有司請下軍器所造節鼓一奏嚴鼓一百二十鳴角亦如之金鉦二十有四太常前後部振作通用一千八百五十七人而鼓吹益盛

按文獻通考云紹興十三年太常寺言將來郊祀

大禮排設大駕鹵簿儀仗并六引共用鼓吹八百八十四人內鼓吹令丞二人昨在京本寺自有令丞如闕以次充攝目令並闕人又府史典史各四人舊係本寺人吏充攝緣人吏將來並充贊者等已上並乞差殿司指揮使以上充又指揮使二人舊係殿司差撥又帥兵官四十六人舊係殿前馬步二司差受宣人充今乞並令逐司依舊歌色四十八人金鉦十七人㧻鼓十七人大鼓一百一十

人小鼓六十人長鳴六十人中鳴六十人鐃鼓十七人拱宸管三十六人羽葆鼓十二人觱篥二十九人桃皮觱篥二十四人笳八十七人大横吹七十人小横吹六十人簫八十七人笛二十九人節鼓一名已上舊係差本寺鼓吹局樂工一百餘人不足並於逐司貼差雜攢樂人充令鼓吹局樂工節目並闕其前項合用人數並乞令逐司依名色人數下諸軍及將下刻刷稍諳樂藝之人從之

孝宗隆興二年兵部言奉明詔大禮乘輿服御除玉輅平輦等外所用人數並從省約内鼓吹合用八百四十一人止用五百八十八人警場合用二百七十五人止用一百三十人

淳熙中大閲帝自祥曦殿戎服而出皇太子親王執政以下並從諸將皆介冑乘馬導駕軍器分衛前後奏隨軍鼓管大樂上尋易金甲乘馬升將臺殿帥舉黄旗諸軍呼拜奏發嚴中軍鳴角馬步簇隊連三鼓

至四鼓舉白旗中軍鼓聲旗應乃變方陣別高一鼓馬步軍出陣別高一鼓各歸部隊五鼓舉黃旗變員陣又鼓舉赤旗變銳陣青旗變直陣收鼓訖一金止重鼓鳴角簇隊放教此其凡也

按禮志云孝宗幸候潮門外教場殿前司言相視龍王堂北江岸以東茅灘一帶平地可作教場已修築將壇將來三司馬步軍並合全裝披帶衣甲執色器械至日先赴教場下營排辦俟駕登臺聽

金鼓起居畢依資次變陣教閱往回沿路各奏隨軍鼓笛大樂皇帝登臺三衙起居畢權主管殿前司王達奏三司人馬齊舉黃旗諸軍呼拜者三達奏請從頭教中軍鳴角倒門角旗出營馬步軍簇隊成收鼓訖連三鼓馬軍上馬步人撮起旗鎗四鼓舉白旗中軍鼓聲旗應變方陣為備敵之形别高一鼓步軍四向作禦敵之勢且戰且前馬軍出陣作戰鬬之勢别高一鼓各分歸地分五鼓舉黃

旗變圓陣為自環内固之形如前節次訖三鼓舉赤旗變鋭陣諸軍相屬魚貫斜列前利後張為衝敵之形亦依前節次訖王達奏人馬教訖取旨舉青旗變放教直陣收鼓訖一金止重鼓三馬軍下馬步人齪落旗槍皆應規矩帝大悦犒賞倍之士卒歡呼謝恩如儀鳴角聲簇隊訖

詩樂虞廷言樂以詩為本孔門禮樂之教自興於詩始記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詠歌以養其性情舞蹈

以養其血脉此古之成材所以為易也宋朝湖學之興老師宿儒痛正音之寂寥嘗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寓之塤籥使學者朝夕詠歌自爾聲詩之學學者稍知所尚張載嘗慨然思欲講明作之朝廷用之郊廟矣朱熹述為詩篇彚於學禮將使後之學者考焉

小雅歌凡六篇二南國風歌凡六篇小雅詩譜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用黃鍾清宮俗呼為正宮調二南國風詩譜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

蘩采蘋皆用無射清商俗呼為越調朱熹曰大戴禮言雅二十六篇其八可歌其八廢不可歌本文頗有闕誤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又加文王詩皆古聲辭其後新辭作而舊曲遂廢唐開元鄉飲酒禮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亦莫得聞此譜相傳即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為此竊疑古樂有唱有嘆唱者發歌句也嘆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

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補如此譜直以一聲協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又其以清聲為調似亦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姑存此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樂者考焉

琴律宋始製二絃之琴以象天地謂之兩儀琴每絃各六柱又為十二絃以象十二律其倍應之聲靡不畢備太宗因大樂雅琴加為九絃按曲轉入大樂十二律清濁互相合應大晟樂府嘗罷一三七九唯存

五絃謂其得五音之正最優於諸琴也今復俱用太常琴制其長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也

按陳氏樂書云太宗因太樂雅琴更加二絃召錢堯卿按譜以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九絃按曲轉入大樂十二律清濁互相合應御製韶樂集中有正聲翻譯字譜又命鈞容班部頭任守澄并教坊正部頭花日新何元善等註入唐來燕樂半字譜凡一聲先以九絃琴譜對大樂字并唐來半字譜

並有清聲令九絃譜内有大定樂日重輪月重明三曲并御製大樂乾安曲仲呂大定樂一百三十字南呂角日重輪一百四十一字月重明一百一十一字無射宮乾安曲四十八字　景祐韶樂集中太平樂一曲譜法互同他皆倣此

又案文獻通考云太宗因前代七絃加二絃曰清角清徵為九絃一絃黄鐘二絃大呂三絃太蔟四絃夾鐘五絃姑洗六絃仲呂七絃蕤賓八絃林鐘

按上為夷則九絃南呂按上為無射應鐘令隨編

鐘按習每一擊一彈各依節奏焉

姜夔樂議分琴為三準自一暉至四暉謂之上準上準四寸半以象黄鐘之半律自四暉至七暉謂之中準中準九寸以象黄鐘之正律自七暉至龍齦謂之下準下準一尺八寸以象黄鐘之倍律三準各具十二律聲按絃附木而取然須轉絃合本律所用之字若不轉絃則誤觸散聲落别律矣每一絃各具三十六聲皆自然也分五七九絃琴各述轉絃合調圖五

絃琴圖說曰琴為古樂所用者皆宮商角徵羽正音故以五絃散聲配之其二變之聲惟用古清商謂之側弄不入雅樂七絃琴圖說曰七絃散而扣之則間一絃於第十暉取應聲假如宮調五絃十暉應七絃散聲四絃十暉應六絃散聲二絃十暉應四絃散聲大絃十暉應三絃散聲惟三絃獨退一暉於十一暉應五絃散聲古今無知之者竊謂黃鐘大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大絃十一暉應三絃散聲太簇夾鐘並用

清商調故於二絃十二暉應四絃散聲姑洗仲吕甤賓並用宫調故於三絃十一暉應五絃散聲林鐘夷則並用慢宫調故於四絃十一暉應六絃散聲南吕無射應鐘並用甤賓調故於五絃十一暉應七絃散聲以律長短配絃大小各有其序九絃琴圖説曰絃有七有九實即五絃七絃倍其二九絃倍其四所用者五音亦不以二變為散聲也或欲以七絃配五音二變以餘兩絃為倍若七絃分配七音則是今之十

四絃也聲律訣云琴瑟龡四者律法上下相生也若加二變則於律法不諧矣或曰如此則琴無二變之聲乎曰附木取之二變之聲固在也合五七九絃琴總述取應聲法分十二律十二均每聲取絃暉之應皆以次列按古者大琴則有大瑟中琴則有中瑟有雅琴頌琴則雅瑟頌瑟實為之合夔乃定瑟之制桐為背梓為腹長九尺九寸首尾各九寸隱間八尺一寸廣尺有八寸岳崇寸有八分中施九梁皆象黃鐘

之數梁下相連使其聲冲融首尾之下為兩穴使其聲條達是傳所謂大瑟達越也四隅刻雲以緣其武象其出於雲和漆其壁與首尾腹取椅桐梓漆之全設二十五絃絃一柱崇二寸七分别以五色五五相次蒼為上朱次之黄次之素與黔又次之使肄習者便於擇絃絃八十一絲而朱之是謂朱絃其尺則用漢尺凡瑟絃具五聲五聲為均凡五均其二變之聲則柱後抑角羽而取之五均凡三十五聲十二律六

十均四百二十聲瑟之能事畢矣夔於琴瑟之議其詳如此

朱熹嘗與學者共講琴法其定律之法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為準損益相生分十二律及五聲位置各定按古人以吹管聲傳於琴上如吹管起黃鍾則以琴之黃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編合諸聲則五聲皆正唐人紀琴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下

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其高下出於臨時非古法也調絃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中暉亦如之而得四聲八暉隔三而得六聲九暉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十暉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按下者隔一而得四聲每疑七絃隔一調之六絃皆應於第十暉而第三絃獨於第十一暉調之乃應及思而得之七絃散聲為五聲之正而大絃十二律

之位又衆絃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逐絃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為次第其六絃會於十暉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絃會於十一暉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同會於一暉也旋宮諸調之法旋宮古有隨月用律之說今乃謂不必轉軫促絃但依旋宮之法而抑按之恐難如此泛論當每宮指定各以何

聲取何絃為唱各以何絃取何律為均乃見詳實又以禮運正義推之則每律各為一宮每宮各有五調而其每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為琴之綱領而說者罕及乃闕典也當為一圖以宮統調以調統聲令其次第賔主各有條理仍先作三圖一各具琴之形體暉絃尺寸散聲之位二附按聲聲律之位三附泛聲聲律之位列於宮調圖前則覽者曉然可為萬世法矣觀熹之言則於琴法本融末粲至疏達而至縝

盖所謂識其大者歟

燕樂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後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政和間詔以大晟雅樂施於燕饗御殿按試補徵角二調播之教坊頒之天下然當時樂府奏言樂之諸宫調多不正皆俚俗所傳及命劉昺輯燕樂新書亦惟以八十四調為宗非復雅音而曲燕昵狎至有援君臣相說之樂以藉口者末俗漸靡之弊愈不容言矣紹興中始蠲省教坊樂

凡燕禮屏坐伎乾道繼志述事間用雜攢以充教坊之號取具臨時而廷紳祝頌務在嚴恭亦以明更不用女樂頒示子孫守之以為家法於是中興燕樂比前代尤簡而有關乎君德者良多蔡元定嘗為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畧附于下黄鍾用合字大吕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吕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為清濁其中吕蕤賓林鍾不可以上下分中吕用上字蕤賓用勾字

林鍾用尺字其黃鍾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緊别之緊五者夾鍾清聲俗樂以為宫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畧也一宫二商三角四變為宫五徵六羽七閏為角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徵以於十二律中隂陽易位故謂之變變宫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宫商之對故為宫俗樂以閏為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為角而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畧也聲由陽來陽

生於子終於午燕樂以夾鍾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為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鍾為律本此其夾鍾收四聲之畧也宮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黄鍾宮皆生於黄鍾商聲七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調曰雙調曰小食調曰歇指調曰商調曰越調皆生於太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黄鍾調皆生於南

呂角聲七調曰大食角曰高大食角曰雙角曰小食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於應鍾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畧也竊考元定言燕樂大要其律本出夾鍾以十二律兼四清為十六聲而夾鍾為最清此所謂靡靡之聲也觀其律本則其樂可知變宮變徵既非正聲而以變徵為宮以變宮為角反紊亂正聲若此夾鍾宮謂之中呂宮林鍾宮謂之南呂宮者燕樂聲高實以夾鍾為黃鍾也所收二十八調本萬寶

常所謂非治世之音俗又於七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反而祖調亦不復存矣聲之感人如風偃草宜風俗之日衰也紹興乾道教坊迄弛不復置云

教坊自唐武德以來置署在禁門内開元後其人寖多凡祭祀大朝會則用太常雅樂歲時宴饗則用教坊諸部樂前代有宴樂清樂散樂本隸太常後稍歸教坊有立坐二部宋初循舊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後平荆南得樂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

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餘藩臣所貢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執藝之精者皆在籍中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坐宰相進酒庭中吹觱篥以衆樂和之賜羣臣酒皆就坐宰相飲作傾盃樂百官飲作三臺第二皇帝再舉酒羣臣立於席後樂以歌起第三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以次進食第四百戲皆作第五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六樂工致辭繼以詩一章謂之口號

皆述德美及中外蹈詠之情初致辭羣臣皆起聽辭畢再拜第七合奏大曲第八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琵琶第九小兒隊舞亦致辭以述德美第十雜劇罷皇帝起更衣第十一皇帝再坐舉酒殿上獨吹笙第十二蹴踘第十三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箏第十四女弟子隊舞亦致辭如小兒隊第十五雜劇第十六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七奏鼓吹曲或用法曲或用龜茲第十八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食罷第十九用

角觝宴畢其御樓賜酺同大宴崇德殿宴契丹使惟無後場雜劇及女弟子舞隊每上元觀燈樓前設露臺臺上奏教坊樂舞小兒隊臺南設燈山燈山前陳百戲山棚上用散樂女弟子舞餘曲宴會賞花習射觀稼凡游幸但奏樂行酒惟慶節上壽及將相入辭賜酒則止奏樂

按陳氏樂書云宋朝循用唐制分教坊為四部收荆南得工三十二人破蜀得工一百三十九人平

江南得二十六人始廢坐部定河東得工十九人藩臣所獻八十三人及太宗在藩邸有七十餘員皆籍而内之由是精工能手大集矣其器有琵琶五絃箏箜篌笙簫觱篥笛方響杖鼓羯鼓大鼓拍板并歌十四種焉自合四部以為一故樂工不能徧習第以大曲四十為限以應奉游幸二燕非如唐分部奏曲也唐全盛時内外教坊近及二千員梨園三百員宜春雲韶諸院及掖庭之伎不關其

數太常樂工動萬餘戶聖朝教坊裁二百員并雲韶鈞容東西班不及千人有以見祖宗勤勞庶政罔滛于樂之深意也然均調尚間以燕樂胡部之聲音器尚襲法曲鼃玆之陋非先王制雅頌之音也革而正之豈非今日急務耶

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大曲一曰正宮調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齊天樂二曰中呂宮其曲二曰萬年歡劒器三曰道調宮其曲三曰梁州薄媚大聖樂四曰南呂

宫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曰仙呂宫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壽樂六曰黄鍾宫其曲三曰梁州中和樂劒器七曰越調其曲二曰伊州石州八曰大石調其曲二曰清平樂大明樂九曰雙調其曲三曰降聖樂新水調採蓮十曰小石調其曲二曰胡渭州嘉慶樂十一曰歇指調其曲三曰伊州君臣相遇樂慶雲樂十二曰林鍾商其曲三曰賀皇恩泛清波胡渭州十三曰中呂調其曲二曰緑腰道人歡十四曰南呂調

其曲二曰絲腰罷金鉦十五曰仙呂調其曲二曰絲腰絲雲歸十六曰黄鍾羽其曲一曰千春樂十七曰般涉調其曲二曰長壽仙滿宫春十八曰正平調無大曲小曲無定數不用者有十調一曰高宫二曰高大石三曰高般涉四曰越角五曰商角六曰高大石角七曰雙角八曰小石角九曰歇指角十曰林鍾角樂用琵琶箜篌五絃琴箏笙觱篥笛方響羯鼓杖鼓拍板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調宫望瀛二曰小石調

獻仙音樂用琵琶箜篌五絃琴箏笙觱篥方響拍板

龜兹部其曲二皆雙調一曰宇宙清二曰感皇恩樂

用觱篥笛羯鼓腰鼓揩鼓鷄婁鼓鼗鼓拍板鼓笛部

樂用三色笛杖鼓拍板

隊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兒隊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

隊衣五色繡羅寛袍戴胡帽繫銀帶二曰劒器隊衣

五色繡羅襦裹交脚幞頭紅羅繡抹額帶器仗三曰

婆羅門隊紫羅僧衣緋掛子執錫環拄杖四曰醉胡

騰隊衣紅綿襦繫銀鞊鞢戴氊帽五曰諢臣萬歲樂隊衣紫緋綠羅寛衫諢裹簇花幞頭六曰兒童感聖樂隊衣青羅生色衫繫勒帛總兩角七曰玉兎渾脫隊衣四色繡羅襦繫銀帶冠玉兎冠八曰異域朝天隊衣錦襖繫銀束帶冠夷冠執寶盤九曰兒童解紅隊衣紫緋繡襦繫銀帶冠花砌鳳冠綬帶十曰射雕回鶻隊衣盤雕錦襦繫銀鞊鞢射雕盤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薩蠻隊衣緋生色窄砌衣冠

卷雲冠二曰感化樂隊衣青羅生色通衣背梳髻繫綬帶三曰拋毬樂隊衣四色繡羅寬衫繫銀帶奉繡毬四曰佳人剪牡丹隊衣紅生色砌衣帶金冠剪牡丹花五曰拂霓裳隊衣紅僊砌衣碧霞帔戴仙冠紅繡抹額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暈裙戴雲鬟髻乘綵船執蓮花七曰鳳迎樂隊衣紅仙砌衣戴雲鬟鳳髻八曰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窄砌衣戴寶冠執香花盤九曰綵雲仙隊衣黃生色道衣紫霞帔

冠仙冠執旌節鶴扇十曰打毬樂隊衣四色窄繡羅襦繫銀帶裹順風脚簇花幞頭執毬杖大抵若此而復從宜變易

按陳氏樂書云宋朝禁坊所傳不過小兒女樂二種而已女妓舞六十四人引舞二人執花四十人丱童四人從伎四十人作語一人凡總一百五十三舞名有十焉大宴酺會禁坊進二種舞每舞各進一色舞疊方半則工伎止立間以俳優戲畢嘗

于崇德殿宴契丹人使但作小兒舞一種而已其他端門望夜錫慶院賜羣臣及酺宴則舞工三十六人凡此本唐宮中嬉燕之樂伶籥相傳故附曲作舞而已雖冠服小異而工員常定非如坐立二部出于當時之君有因而作也至于優伶常舞大曲惟一工獨進但以手袖為容蹋足為節其妙串者雖風旋鳥騫不踰其速矣然大曲前緩疊不舞至入破則羯鼓震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句拍益急

舞者入塲投節制容故有催拍歇拍之異姿制俯仰百態横出然終于倡優詭玩而已故賤工專習焉鄭衛之樂也雖放之可也

建隆中教坊都知李德昇作長春樂曲乾德元年又作萬歲昇平樂曲明年教坊高班都知郭延美又作紫雲長壽樂鼓吹曲以奏御焉

太宗洞曉音律前後親制大小曲及因舊曲剏新聲者總三百九十凡制大曲十八正宫平戎破陣樂南

呂宮平晋普天樂中呂宮大宋朝歡樂黄鍾宮宇宙
荷皇恩道調宮垂衣定八方仙呂宮甘露降龍庭小
石調金枝玉葉春林鍾商大惠帝恩寛歇指調大定
寰中樂雙調惠化樂堯風越調萬國朝天樂大石調
嘉禾生九穂南呂宮調文興禮樂歡僊呂調齊天長
壽樂般涉調君臣宴會樂中呂調一斛夜明珠黄鍾
羽降聖萬年春平調金觴祝壽春曲破二十九正宮
宴鈞臺南呂宮七盤樂仙呂宮王母桃髙宮静三邊

黄鍾宫採蓮回中吕宫杏園春獻玉杯道調宫折枝

花林鍾商宴朝簪歌指調九穗禾高大石調轉春鶯

小石調舞霓裳越調九霞觴雙調朝八蠻大石調清

夜遊林鍾角慶雲見越角露如珠小石角龍池柳高

角陽臺雲歌指角金歩揺大石角念邊功雙角宴新

春南吕調鳳城春仙吕調夢鈞天中吕調採明珠平

調萬年枝黄鍾羽賀回鑾般涉調鬱金香高般涉調

會天仙琵琶獨弾曲破十五鳳鸞商慶成功應鍾調

九曲清金石角鳳來儀芙蓉調藥宮春𦍒賓調連理

枝正仙呂調朝天樂蘭陵角奉宸歡㳄鴈調賀昌時

大石調寰海清玉仙商玉芙蓉林鍾角泛仙槎無射

宮調帝臺春龍仙羽宴蓬萊聖德商美時清仙呂調

壽星見小曲二百七十正宮十一陽生玉牕寒念邊

戍玉如意瓊樹枝鷫鸘裘塞鴻飛漏丁丁息鼙鼓勸

流霞南呂宮十一仙盤露冰盤果芙蓉園林下風風

雨調開月幌鳳來賓落梁塵望陽臺慶年豐青騣馬

中呂宮十三上林春春波綠百樹花壽無疆萬年春
擊珊瑚柳垂絲醉紅樓折紅杏一園花花下醉游春
歸千樹柳仙呂宮九折紅蕖鵲渡河紫蘭香喜見時
猗蘭殿步瑶階千秋樂百和香佩珊珊黃鍾宮十二
菊花杯翠幕新四塞清滿簾霜畫屏風折茱萸望春
雲苑中鶴賜征袍望回戈稻稼成泛金英高宮九嘉
順成安邊塞獵騎還游兎園錦步帳博山罏煖寒杯
雲紛紜待春來道調宮九會夔龍泛仙杯披風襟孔

雀扇百尺樓金罇滿奏明庭拾落花聲聲好越調八
翡翠帷玉照臺香旖旎紅樓夜朱頂鶴得賢臣蘭堂
燭金鏑流雙調十六宴瓔林汎龍舟汀洲綠登高樓
麥隴雉柳如烟楊花飛玉澤新玳瑁簪玉階曉喜清
和人歡樂征戍回一院香一片雲千萬年小石調七
滿庭香七寶冠玉唾盂辟塵犀喜新晴慶雲飛太平
時林鍾商十採秋蘭紫絲囊留征騎塞鴻度回鶻朝
汀洲鴈風入松蓼花紅曳珠佩遵渚鴻歌指調九楡

塞清聽秋風紫玉簫碧池魚鶴盤旋湛恩新聽秋蟬
月中歸千家月高大石調九花下宴甘雨足晝秋千
夾竹桃攀露挑燕初來踏青回拋繡毬潑火雨大石
調八賀元正待花開採紅蓮出谷鶯游月宮望回車
塞雲平秉燭游小石調九月宮春折仙枝春日遲綺
筵春登春臺紫桃花一林紅喜春雨泛春池雙角九
鳳樓燈九門開落梅香春冰折萬年安催花發降真
香迎新春望蓬島高角九日南至帝道昌文風盛琥

珀杯雪花飛早貂裘征馬嘶射飛鴈雪飄飄大石角

九紅鑪火翠雲裘慶成功冬夜長金鸚鵡玉樓寒鳳

戲雛一鑪香雲中鴈歌指角九玉壺冰卷珠箔隨風

簾樹青葱紫桂叢五色雲玉樓宴蘭堂宴千秋歲越

角九望明堂華池露貯香囊秋氣清照秋池曉風度

靖邉城聞新鴈吟風蟬林鍾角九慶時康上林果晝

簾垂水精簟夏木繁暑氣清風中琴轉輕車清風來

仙吕調十五喜清和芰荷新清世歡玉鉤欄金步揺

金錯落燕引雛草芊芊步玉砌甃華裾海山青旋絜
綿風中帆青絲騎喜聞聲南呂調九春景麗牡丹開
展芳茵紅挑露囀林鶯滿林花風飛花中呂調九宴
嘉賓會羣仙集百祥凭朱欄香烟細仙洞開上馬杯
拂長袂羽觴飛高般涉調九喜秋成戲馬臺汎秋菊
芝殿樂瀏鵝杯玉芙蓉偃干戈聽秋砧秋雲飛般涉
調十玉樹花望星斗金錢花玉牕深萬民康瑶林風
隨陽鴈倒金罍鴈來賓看秋月黃鍾羽七宴鄒枚雲

中樹燎金鑪潤底松嶺頭梅玉鑪香瑞雪飛平調十萬國朝獻春盤魚上冰紅梅花洞中春春雪飛纚羅袖落梅花夜游樂鬭春雞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正宮南呂宮道調宮越調南呂調並傾杯樂三臺仙呂宮高宮小石調大石調高大石調小石角雙角高角大石角歇指角林鍾角高般涉調黃鍾羽平調並傾杯樂中呂傾杯樂劍器感皇化三臺黃鍾宮傾杯樂朝中措三臺雙調傾杯樂擹破抛毬樂醉花間小

重山三臺林鍾商傾杯樂洞中仙望行宮三臺歌指調傾杯樂洞仙歌三臺仙呂調傾杯樂月宮仙戴仙花三臺中呂調傾杯樂菩薩蠻瑞鷓鴣三臺般涉調傾杯樂望征人嘉宴樂引駕回拜新月三臺若宇宙賀皇恩降聖萬年春之類皆藩邸所作以述太祖美德諸曲多祕而平晉普天樂者平河東回所製萬國朝天樂者又明年所製每宴享常用之然帝勤求治道未嘗自逸故舉樂有度雍熙初教坊使郭守忠求

外任止賜束帛

太宗所製曲乾興以來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調總四十八曲黃鍾道調仙呂中呂南呂正宫小石歇指高平般涉大石中呂仙呂雙越調黃鍾羽其急慢諸曲幾千數又法曲龜兹皷笛三部凡二十有四曲

仁宗洞曉音律毎禁中度曲以賜教坊或命教坊使撰進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天聖中帝嘗問輔臣以古今樂之異同王曾對曰古樂祀天地宗廟社稷

山川鬼神而聽者莫不和悅今樂則不然徒娛人耳目而蕩人心志自昔人君流連荒亡者莫不繇此帝曰朕于聲技固未嘗留意内外宴游皆勉强耳張知白曰陛下盛德外人豈知之願備書時政記

世號太常爲雅樂而未嘗施於宴享豈以正聲爲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于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則不待知音而後能也今太常樂縣鍾磬塤篪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類皆

倣古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為樂而觀者厭焉古樂豈眞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而太常乃與教坊殊絶何哉昔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

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為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為甌草麻料也鞾而為鼓木柷敔也𠀤之為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鐘鎛磬宮軒為正聲而槩謂夷部鹵部為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食以俎豆後世易以杯盂簟席以為安後世更以榻椅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盂榻椅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者豈

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惉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淫聲哉當數子紛紛銳意改制之後庶之論指意獨如此故存其語以俟知者教坊本隸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長色長高班大小都知天聖五年以內侍二人為鈐轄嘉祐中詔樂工每色額止二人教頭止三人有闕即填

異時或傳詔增置許有司論奏使副歲閱雜劇把色人分三等遇三殿應奉人闕即以次補諸部應奉及二十年年五十以上許補廟令或鎮將官制行以隷太常寺同天節寶慈慶壽宮生辰皇子公主生凡國之慶事皆進歌樂詞

熙寧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言樂聲高歌者難繼方響部器不中度絲竹從之宜去噍殺之急歸嘽緩之易請下一律改造方響以為樂準絲竹悉從其聲則

音律皆協以導中和之氣詔從之十一月奏新樂於
化成殿帝諭近臣曰樂聲第降一律已得寛和之節
矣增賜方響爲架三十命太常下法駕鹵簿樂一律
如教坊云

孝宗隆興二年天申節將用樂上壽上曰一歲之間
只兩宫誕日外餘無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
臨時點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乾道後北使每歲兩
至亦用樂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内司先

兩旬教習舊例用樂人三百人百戲軍百人百禽鳴二人小兒隊七十一人女童隊百三十七人築毬軍三十二人起立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以上並臨安府差相撲等子二十一人御前忠佐司差命罷小兒及女童隊餘用之

雲韶部者黄門樂也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内臣之聰警者得八十人令於教坊習樂藝賜名簫韶部雍熙初改曰雲韶每上元觀燈上巳端午觀水嬉皆命

作樂於宮中遇南至元正清明春秋分社之節親王内中宴射則亦用之奏大曲十三一曰中呂宮萬年歡二曰黄鐘宮中和樂三曰南呂宮普天獻壽此曲亦太宗所製四曰正宮梁州五曰林鐘商泛清波六曰雙調大定樂七曰小石調喜新春八曰越調胡渭州九曰大石調清平樂十曰般涉調長壽仙十一曰高平調罷金鉦十二曰中呂調綠腰十三曰仙呂調綵雲歸樂用琵琶箏笙觱篥笛方響杖鼓羯鼓大鼓

拍板雜劇用傀儡後不復補
鈞容直亦軍樂也太平興國三年詔籍軍中之善樂者命曰引龍直每巡省遊幸則騎導車駕而奏樂若御樓觀燈賜酺則載第一山車端拱二年又選捧日天武拱聖軍曉暢音律者增多其數以中使監視藩臣以樂工上貢者亦隸之淳化四年改名鈞容直取鈞天之義初用樂工同雲韶部大中祥符五年因鼓工溫用之請增龜茲部如教坊其奉天書及四宮觀

皆用之有指揮使一人都知二人副都知二人押班三人應奉文字一人監領内侍二人嘉祐元年係籍三百八十三人六年增置四百三十四人詔以爲額闕即補之七年詔隸班及二十四年年五十以上者聽補軍職隸軍頭司其樂舊奏十六調凡三十六大曲皷笛二十一曲并他曲甚衆嘉祐二年監領内侍言鈞容直與教坊樂並奏聲不諧詔罷鈞容舊十六調取教坊十七調肄習之雖間有損益然其大曲曲

破幷急慢諸曲與教坊頗同矣紹興中鈞容直舊管四百人楊存中請復収補權以舊管之半為額尋聞其召募騷擾降詔止之及其以應奉有勞進呈推賞又申諭止於支賜一次庚杜其日後希望紹興三十年復詔鈞容班可蠲省令殿司比擬一等班直収頓內老弱癃疾者放停教坊所嘗援祖宗舊典點選入教雖暫從其請紹興三十一年有詔教坊即日蠲罷各令自便

東西班樂亦太平興國中選東西班習樂者樂器獨用銀字觱篥小笛小笙每騎從車駕而奏樂或巡方則夜奏於行宮殿庭

諸軍皆有善樂者每車駕親祀回則衣緋綠衣自青城至朱雀門列於御道之左右奏樂迎奉其聲相屬聞十數里或軍中宴設亦奏之

掉刀鎗牌翻歌等不常置

清衛軍習樂者令鈞容直教之內侍主其事園苑賜

會及館待契丹使人

又有親從親事樂及開封府衙前樂園苑又分用諸

軍樂諸州皆有衙前樂

四夷樂者元豐六年五月召見米脂砦所降戎樂四

十二人奏樂於崇政殿以三班借職王恩等六人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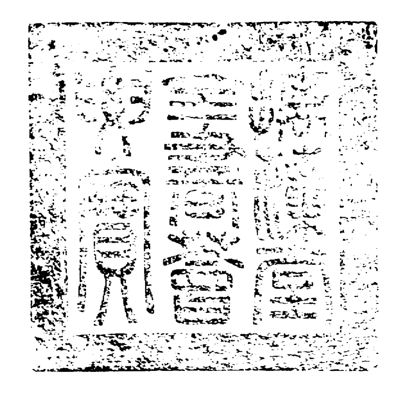
監在京閒慢庫務門及舊城門敢勇三十六人與茶

酒新任殿侍大晟樂書曰前此宫架之外列熊羆案

所奏皆夷樂也豈容淆雜大樂乃奏罷之然古鞮鞻

氏掌四夷樂鞮師旄人各有所掌以承祭祀以供宴享蓋中天下而立得四海之歡心使鼓舞焉先王之所不廢也漢津曰每大朝會宜設於殿門之外天子御樓則宮架之外列於道側豈可施于廣庭與大樂並奏哉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錄監生臣楊　揩